駁四書改錯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

自造與禮類

與其媚於奧二句　集注凡祭五祀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祀竈則設饌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

毛氏曰此在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返主之禮。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然並無祭于家者。周官宮正祭祀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況奧爲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衆稚首趾狼籍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大

祇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竈則在廟門外之東若迎尸則戶中霤皆在廟室之奧而竈與門行則在廟門外西室之奧。禮記設主竈陘正指廟門之竈

大昌按毛氏謂家祭爲凶禮五祀雖室神無祭于家者以禮文皆祭于廟爲斷但其說亦有不可盡通者如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據此則適士以上尚皆有廟可不祭于家若

庶士庶人無廟則禮所云庶人祭于寢是已且與是室中當尊故爲人子者居不主奥毛氏謂奥是男女衾衽首趾犯藉之所亦非　又毛氏歷言祭五祀皆于廟之禮但朱注云祀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更設饌于奥以迎尸亦未指言室中固于禮文無悖

必也正名乎　集注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毛氏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錯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爲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爲

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附解謂春秋戰國有名家者流實爲政要法又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

大昌按舊解以爲泛言正百事之名若此乃爲政之常經則子路何得怪歎而曰子之迂也奚其正鄭氏以迂作于謂往也則又須改字然奚其正句似說不去可知夫子所謂正名固隱指出公拒父一事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子路固與衛人同爲衛君者故以爲迂也毛氏乃又謂春秋以還有名家者流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會是夫子而亦講刑名法術之學乎尤可笑矣附解又謂正名者或藉以雪衛君拒父之枉毋論其謬亦于子路

言子之廷也奚其正更解不去矣

子見南子　集注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毛氏曰遍考諸禮文並無此禮惟魯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覿然此是始至亦不得以宗婦入覿爲大夫也又諸侯大饗夫人出行灌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則此禮久廢且亦不得以諸侯禮爲大夫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但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

大昌按宗婦覿夫人及諸侯相饗二者固不可援以解此說

君祭則男女交爵劉氏公是曰古者不傳贄不爲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國君有宗廟之事君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薦盎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故不可不見據劉氏說亦近乎理禮文殘闕或不備耳惟孔子于衛靈公不過際可之仕朱注此語其于子見南子情事則未確若謂古人傳贄爲臣必無見其小君之禮恐未然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集注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毛氏曰此亦自造禮文凡射必三耦耦必二人禮必西向一

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及物連作五揖。凡有七揖。七揖而後升射。并未云三揖也。若射畢而降。則并不止七揖而注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何解。至于升飲一節。則有司射司宮小射正諸人職事。其勝與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升階後。則勝者避右以讓。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將使勝者倖倖邀飲罰爵以過辱之。是禮本不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大昌按自古注經者。皆不過畧括大意。如遇聘射朝覲喪祭大典。豈能將儀禮諸節目盡載。即此節揖讓而升二句何注

用王氏說但云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已耳朱注則較明晰矣且朱子于論孟皆曰集注毛氏于此條暨食夫稻衣夫錦等皆譏其不詳悉是則疏體而非注體矣又其爭也君子句何注用馬氏曰多算飲少算則朱注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之所本也毛氏皆爲邀飲罰爵以逼辱之反造禮以使之爭豈不可笑

五畝之宅 集注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毛氏曰此自造與文祇槩括趙注爲言而邑注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注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

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皆有之若是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盡入其內能容之乎

大昌按毛氏此說誠然但祇言得二畝半在邑之非耳不知二畝半在田如所云冬則畢入于邑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說亦誤也余四書賸答此條引李彭山讀禮疑圖云國中之廛市宅也但爲士旅寄居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若農民之宅鄉里也即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者必當擇平原可居之地去田不遠隨數聚居如所謂十室之邑亦是不必都邑然後

爲邑也亦斷無在公田之中者其論確矣但毛氏以此爲朱子自造典禮則又不然何則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鄭康成賈公彥皆謂民居在都城中又穀梁謂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今此節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此皆朱注所本何得議其自造典文。

巧言令色鮮矣仁　集注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故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毛氏曰程子直變鮮仁爲不仁殊不知夫子又有巧言令色

左丘明恥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陂狡論誣。罔抄變諸習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子所爲讀四書而每憤然也。附解堂堂乎張即令色難並爲仁則是鮮

大昌按鮮矣原有二義。如以約失之者鮮矣則言其少也此曰鮮矣仁則是言絕無也。顧氏日知錄云中庸言君子之道

而然非忠恕之事然則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哉蓋以言不遠者即與道爲一言鮮矣者即絕無之謂也況虞書以巧言令色孔壬比之驩兜有苗夫子以巧言令色與足恭匿怨者同類亦至譏險矣毛氏乃謂此原不是險詖一流人其言甚好色甚善未嘗絕天良因引表記辭欲巧詩云令儀令色以謂巧令原是善字是昔聖言矣不知言各有當未可執彼以例此如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又如驕泰以失之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類甚多豈可引詩之令儀令色

以釋此節之巧言令色乎毛氏又引叔向以巧言如流須師曠不知叔向斷章取義美其譎諫耳毛氏但力務攻朱注竟敢于侮聖言而猶曰予讀四書而每憤然也噫

信近於義六句 集注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毛氏曰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指俱乖錯者本文祇重信恭因者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耻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注復從而抄變之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此撥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

當者按表記引子言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為

大昌按毛氏謂信則近義恭則近禮因則不失親從無異解而皆朱注抄變其詞轉重義禮與親為乖錯但攷何注則云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末二句用孔氏曰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則舊解本是重在義禮與親朱注正用其說何謂抄變毛氏未攷舊注而乃曰從無異解乎且如毛氏謂本文祇重信恭因則夫子不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焉小人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恭

而無禮則勞孟子不應曰言不必信惟義所在非禮之禮大人弗爲也

蓋有之矣集注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毛氏曰祇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者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使支離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注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個屬黏通者謂原有用力而不足者則于夫子未見一歎顯相悖矣況偶未之見添一偶字政也爲耳字則句倒文例無不抄變致講師附會謂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是用力于仁一等人而惜此

亦未見此則明反聖旨矣

大昌按鄭康成注經以蓋為疑詞者甚多故此節朱注亦云蓋疑辭今毛氏謂當解作縱曰有之我祇未見此與朱注疑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試問有何不同乃背朱注抄變支離則可怪也毛氏又以舊注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遇今按舊注非如此說舊注但云謙不欲盡誣時人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邪疏亦謂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曰蓋有能為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朱注正用其說此于夫子語氣有

何抄變乎至毛氏謂講師附會之說則與朱注何涉

能行五者於天下集注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毛氏曰於天下是行於天下不何有行乎者云無適不然比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此趁混論謂子張所不足實无妄背刺之言

大昌按無適不然適者行也雖之夷狄之者往也未嘗不與行字關會何謂是持守工夫爾雅適之二字皆訓往也又子張問政夫子告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固勉其所不足也如此舉五者徵

則子張所能其餘或有所不足耳。

故君子以人治人 章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毛氏曰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已一人俱不合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敎欲其改行外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大昌按上文執柯以伐柯猶以爲遠是跌起此句故孔疏謂近取法于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不

可以遠所以朱注解作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則止不治也今毛氏云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亦然改而已亦未謂不遠也是則以此句與執柯以伐柯作一例看但下文君子之道四卽指忠恕之君子也豈本句以人治人之君子又別一君子耶是不可通矣毛氏于言學問之道尤屬隔膜

民可使由之 集注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

毛氏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注以能不能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不可我得主此操之自上者能不能則但任自

然其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常有著存由者行也。訓行事知則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曰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作何如使。法此大荒唐也。夫此即周官九職任民之事。如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者。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如必以論說綏行。既而以疑慮礙行。故有所不可也。

大昌按孔子言可使由不可使知卽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故此節邢疏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朱注所言理字卽孟子邢疏之道字毛氏何謂不知理是何物又謂聖言可不可注以能不能抄變之不知不可使知因謂其不能知也故何注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同邢疏　此朱注能字所本也何謂抄變乎毛氏于所出所知者乃以九職任民之事當之果如其說則使民播種藝植未嘗不可使知夫因天因地之情使民飭化阜通未嘗不可使知夫審曲面埶懋遷化居之意何謂一使知其義

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集注言吾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公

毛氏曰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謂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此言舉錯之皆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後漢永平副詔議貢舉有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

宜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注彙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大昌按毛氏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固即朱注所謂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何謂反悖乎　又舊注用包氏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不過解如有所譽二語並無指言舉錯當公之意毛氏忽牽扯後漢詔疏等項謂三代直道而行在磨試之故又謂古之用賢槩厲選舉必試而後用與本文何涉眞所謂支離

矣此章末節推及三代直道而行若上節夫子自言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豈是指用人說固亦夫人而知其不然矣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工夫

毛氏曰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為入手工夫並無二學戒慎恐懼祇是慎不睹不聞祇是獨隱微動靜只是一串稍為分析即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自此至末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亦經學一大變事

大昌按毛氏說戒慎二語即是慎獨與下節不分動靜若然則當直接故君子慎其獨也不必中間又添莫見乎隱二句

矣。蓋人之行事必有起念，其起念之善惡與雖善念而意之誠否，則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必慎焉。然非平時有涵養之功，則亦不足以察其幾。所謂動靜交相爲用也。是故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卽戒慎恐懼之謂也。曾子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卽莫見莫顯之謂也。由其戒懼于不睹不聞，斯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由其慎獨，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

指致知之屬也

毛氏曰此最精駁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敦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為黑雖另造或問多方以解說之不得也

大昌按德性是吾心所具故曰存心問學為學問思辨之事故曰致知其下四句分承則廣大高明言德性之無所遺無

所蘊而故與厚言德性之良知良能故曰存心之屬也精微中庸言問學之無疏畧無偏倚而新與禮言問學恭稽之博節目之詳故曰致知之屬也何謂不合乎毛氏謂道中庸崇禮不可言致知夫學問之無偏倚而造于中庸猶權衡之于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自非致知之功而能若是乎故舜之用中于民必原于問察孰而其明證矣及致知在格物物謂禮也吾友淩次仲云禮器言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學格物之義格物則指禮之器數儀節也凌見

詒校禮堂文集然則道中庸崇禮豈不可以言致知乎若其言知而不及行豈古人知行並進汪氏雙池有云此下一截統謂之致知者猶易傳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云爾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章句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毛氏曰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此兩則字與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兩一字相應而乃抄變以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

大昌按毛氏既謂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來則上章言誠

者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本有分別朱注因訓誠則無不明明則可至于誠此于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也有何相礙況下文子思明云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即可至于誠之說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集注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

毛氏曰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況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官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即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于既又二字亦

說不通

大昌按毛氏解次爲次舍之次豈非生新立異而反背朱注爲抄變之無據乎假令朱注作如是解毛氏不知若何置喙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注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毛氏曰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

明也。是孟子一生祇在求放心而注者抄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祇存心養性。而注者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於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試即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

大昌按朱注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固于孟子而已矣。語氣並無背馳。毛氏乃訾其添出義理。昭著可以上達等語。為抄變。為背馳。不知孔子自言下

學而上達孟子言義理悅心猶芻豢悅口何嘗不親切示人則然法固無弊也今如毛氏謂祇是空空存心不當又添出義理照著有所發明是則不知其自陷于釋氏之觀心坐忘槁木死灰而猶欲後言聖學動議宋儒乎吾固謂毛氏于言學問之道尤屬隔膜者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集注盡心即知至之謂知性即物格之謂首節知之盡即知也次節仁之至即行也末節殀壽不貳承知天言修身俟死承事天言 依毛氏本寫

毛氏曰此抄變之最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性者由于知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盡性中

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則孟子盡心焉耳矣。盡心力而爲之非知心也。況謂知性是格物。則性即物矣。尤屬無理　大心性天一。申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是泝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知所閾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合告子學利困勉。非兩頭一脚。分承拆配。如朱子注中庸法。

大昌按朱注云性即心所具之理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故曰盡心即知至之謂全未以盡訓知毛氏何得謂其以盡心為知心乎且孟子此節本言知其性毛氏又以大易盡性中庸盡性而駁知字是直駁孟子矣又毛氏以生安學利困勉分屬三節以首節為指生安果係生安則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與此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作竭力語氣全不合而末節妖壽不貳句則于困勉有何交涉乎至所謂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語亦繆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七　　婺源戴大昌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集注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毛氏曰祗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心又必添一其字則以一字而添加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異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書注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

也。

大昌按色字當作女色解。今如毛氏後說所言尊賢則輕女色並引顏師古輕略于色者此與朱注易其好色之心試問有何不同。豈非自相剌謬乎。若謂本文祇有易色二字朱注添出其好并之心四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則毛氏自解爲則輕女色者將易字改作輕字而色字又添女字此胡爲乎即顏師古云輕略于色者以一易字添出輕略于三字又胡爲乎。且即所引李郭賢賢易色之語此易字必仍當作改易之易。音。異。前毛氏謂作輕易之易音異亦誤也況毛氏既不許

添字則讀易篇異音將必須添一轉字方可解也

昔必謂之學矣 集注昔必謂之已學矣

毛氏曰惟未學故斷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豈有寃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又且異于已說亦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寃誣矣

大旨拔已字對上未字有何寃誣此猶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以舍與用相對猶以已學與未學相對也毛氏乃謂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則真寃矣惟謂初非生質之美句

不嘗多一卜度則是。

大學之道 章句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毛氏曰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習小藝。朱氏改大學補格物窮理爲學者始事。且造小學一書以爲古人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因目小學爲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出一人字曰大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子之學而言。並不言此何等大人也。

大昌按古本大音泰則大學是首國學也。又鄭氏目錄云大

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朱注不從鄭音故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以對小子之學而言若謂不當以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則學記固有小成大成之目又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朝夕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何得謂無大人小子之分近人謂小學專指六書不知古所謂學書計者固在小學中矣毛氏謂章句不當添一人字不知下文明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此則章句人字所本也毛氏又譏不言何等大人則如堯舜湯文爲君稷契伊周爲相孔孟爲師儒

皆所謂大人也。此易曉也。

譬如北辰　主　衆星共之　集注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毛氏曰。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也。乃添無爲而天下歸之語。則是無爲而治之胥驢頭馬嘴矣。包注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本習老氏。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清談虛無神州陸沈之漸。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宜其見此。有實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

如此本文明下一爲字與無爲反而注者必從而反之可乎不可。

大昌按爲政以德取象北辰居所而衆星共此猶中庸引詩言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也故朱注謂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乃毛氏謂北辰比德衆星比政德立而政自舉不知共者向也豈可謂政舉爲向乎爲政以德猶道之以德也豈亦可解有恥且格爲民政具舉乎且無爲二字亦非儒者所諱言夫子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中庸言無爲而成蓋徒恃乎政所謂道之以政也爲政以德則

所謂道之以德也譬之北辰居所則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是也此正無爲之象何以謂驢頭馬嘴乎

此節何晏注用包氏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即朱注所本也毛氏遂譏包咸爲攙和黃老何晏習老氏致啟晉亡之漸因謂程朱援華山之教宜其有冥契者此論最驕駁矣按包咸少從博士習魯詩王莽時歸里教授太守欲召教其子咸不就建武中拜諫議大夫授皇太子論語見後漢書儒林傳　若何晏者則錢氏辛楣嘗著論其畧曰范甯以王輔嗣何平叔二人罪深桀紂則過矣夫以清談爲經濟放達爲

盛德以咎嵇阮則可以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爲國者必治其身愼所習放鄭聲遠佞人詢謀政事講論經義諸大端可謂有大儒之風及其言曰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于時變是其不足于莊子也按此則毛氏所譏包何皆不然矣　至宋儒之談元虛尊德性則惟陸象山兄弟上紹老佛下逮陽明賊道害世以晦翁講問學爲支離與之樹敵其北宋諸儒惟邵康節稍傳希夷數學若二程與邵相對終不言數可謂特識毛氏乃謂程朱援象山之教不亦異乎余每怪後之論宋儒溺佛者反舍二陸而詆程朱致無識者羣然

附。和。而。毛。氏。其。尤。也。余有辨學篇見文集中

詩三百　問詩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固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之性情之正可乎祇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耶

毛氏曰朱氏既創淫詩說以為詩不能無邪。惟讀者無邪耳。若果有讀字。則記者何難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況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刺淫之詩。刺淫非淫。故可讀。宋元中子六和聚武有云。稍長讀彼直而淫心生焉。一若隣人之婦目挑而心招者。既讀小序。然後知彼直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繫於說詩如此。

大昌按朱子以狡童褰裳中等詩爲淫者自作固未必然近人多不從然辨集傳而遵序說者始於馬貴與而不知序說亦未可從也馬貴與曰左傳載聘享賦詩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然如鄭卿所賦將仲子有女同車籜兮褰裳風雨野有蔓草皆文公斥爲淫奔者而所賦皆見善於晉之君臣則知此六詩當如序說不當如文公說也然不知序者之說惟風雨一詩謂思君子其餘將仲子刺莊公也有女同車籜兮皆刺忽也褰裳謂狂童恣行思大國正已也蔓草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試問鄭卿持此賦贈而自揚其國惡又可乎則

知序說亦未可信。余別有詩說見攷集。今毛氏引黎立武謂讀小序然後知狡童則怨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檜事後素已見八卷

我未之見也已見九卷盡有之矣一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集注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毛氏曰此又添出一層最壞事者。知好樂即知行得三者夫子惟慮一知便了。一行輙止。故爾以不如進作警惕。乃又回護知行以補救之則索然矣。益知不是行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求飽然方食不即飽畧作補救

便是蛇足
大昌按朱注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圈外注引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也樂者嗜而飽之也其于夫子本文正意俱已解明然後又云知不能好是知之未至也好不及樂是好之未至也如大學功夫重在誠意致知補進一層此亦向來說經者之常也並非注于正意全未之及而獨有此補義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集注黨類也君子常失于厚過于愛小人常失于薄過于忍以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毛氏曰。如此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注黨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字解。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其愛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愛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愛過之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乃添出厚薄愛忍四字。已乖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對言。然本文無知不仁語。且他經有可証明者。表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則觀過知仁也。若仁不仁則未有也。

大昌按毛氏以本文第言知仁朱注不應添出厚薄愛忍四字折知不仁一層竊以本文明有黨字且曰其黨且曰各於其黨是黨則必有分類蓋末句雖祇言觀過知仁而知不仁一層自在其中矣朱注分出君子小人正申明各於其黨之意毛氏務攻朱注而于夫子本文未之或思耳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集注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毛氏曰此添一句最壞事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祇是善惡並無理欲理欲對待起于樂記西漢人之言古無是也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添出

未必無過舉夫過即惡也然亦自知無理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添之又添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大昌按朱注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者猶夫子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也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則改之此所謂無惡也若小人之過必文則爲惡矣毛氏何得言過即惡耶然則夫子言觀過知仁亦可曰觀惡斯知仁乎抑且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二語有何紕繆毛氏乃以爲支離至訾之曰聖學聖道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集注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

毛氏曰此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固不合矣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況前聖後聖豈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旣以禹皐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望散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而忽與禹稷皐陶較升降分優劣者

大昌按朱注謂唐虞之際乃盛于此固覺費解然舊說謂以唐虞之間比于周周最盛亦于語氣不合毛氏以此爲正解亦非也余四書問答載淩氏說謂自唐虞之際以後於斯而

又為盛較為明快又毛氏以五臣十亂前聖後聖全無低仰亦未必然然孟子雖以此定道統豈謂勳文遂與堯舜為一耶況十亂猶有閎夭太顛諸人豈遂與禹臯頡頏耶

為之難　集注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毛氏曰此添補之最無理者為之難言為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為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為之難之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夫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為仁字添心添事雜出何為

大昌按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此猶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

難耳朱注謂心常存故事不苟夫仁人心也事即洪範五事如非禮則勿言勿動勿視勿聽正夫子告顏淵爲仁之目也況曰先難後獲又曰先事後得則難即指事也毛氏何嘗共添心添事雜出無理乎

內省不疚　集注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

毛氏曰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本句之上但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章句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注論語又以無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一是效驗一是功夫豈可兩注自相矛盾如是

大昌按中庸章句茀解無惡于志猶言無愧于心也並未指言是內省不疚之效則此二語倒順言之自俱無不可猶孟子前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後言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固無妨礙也

以直報怨 集注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所謂直也

毛氏曰直者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集注以愛憎取舍添補之而理反難通既曰怨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于憎夫所謂取舍者惟境與物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

大昌按夫子謂曰以直朱注因以愛憎取舍發明之如在鄉黨之中我所怨之人而善則惡而知其美所謂愛也若其不善則見之如探湯所謂憎也如在朝廷之上我所怨之人而賢則錄用之所謂取也若其不賢則舍置之所謂舍也皆以至公無私故曰以直報怨何謂于理反難通且毛氏以境與物解取舍亦失之泥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毛氏曰此不止添補實一反子言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

君而有參主制五方之民各有性。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楚越椒晉楊食我當初生時即知其淪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放心而習愈下爲下愚所從來則是習矣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

大昌按此節朱注言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固于本文正意已解明矣至圍外載程子說人苟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惟其暴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所謂下愚者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過人

兩字是也此皆注所引程子之說蓋宋儒以孟子但言性善則于下愚不移解說不去故程子說出氣質之性見上節集注以謂性本善其有下愚不移乃氣質之性近人議宋儒者以上知下愚固卽是性不應添出氣質來說今毛氏謂此節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是則旣主宋儒氣質之說則張子所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呂氏亦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是氣質原期于自能變化乃毛氏又以程子人皆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等語爲添補害事豈非自相刺謬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集注非以其本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末為後而倦教。

毛氏曰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傳信為符信。或繒或帛或棨。則木為合符。而券即契也。以木牘刻之。為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為驗。是傳契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而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契。乃說文舊注謂券即倦字。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券即倦字。是先傳後倦俱借義。而解者俱不識。予嘗曰四書未易讀。此其或過與。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即此兩字大宜分別

大旨按毛氏以倦是券字。謂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以史稱傳信為符信。又券即契也。為要約之書。皆彼此相傳信。如教者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竊以傳契相符合。屈曲犬牙。各持其一。是防其有欺詐也。豈師之傳授于弟亦兩防其有欺詐乎。毛氏此解。試問說經者果可從乎。猶反笑人不識。而自謂四書未易讀乎。　又謂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似以本句倦字與彼句倦字不同。又豈然乎。

其揆一也　集注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毛氏曰。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然是聖人有揆

度不可云揆度聖人況又添出道字乎舊注聖人度量無不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剸量百物之度故舜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機務俱在其剸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注又錯矣

大昌按趙注謂聖人度量同也孫疏謂一爲先聖一爲後聖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朱注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蓋用揆之之說並非謂揆度聖人也故今講章亦謂聖聖相傳其揆度事理者一而已矣有何錯乎至論語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雖皆無道字而說經者總謂是帝王相傳之

道則注謂其道無不同又何錯乎者毛氏以揆字解為舜作
百揆則執滯矣

曰三省　集注以是三者日省吾身

毛氏曰日三省而曰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
可乎三者三次省也日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
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大昌按朱注先疏解忠信習等字繼云曾子以此三者日省
其身茲承上文申明之此節經常體毛氏乃謂其添出以是

者三字爲不通果爲不通乎毛氏又謂此三省不是三件夫本文明曰三省下文明曰不忠不信不習並無參差何謂不是三件毛氏既不許添字何以云三省三次省也又自添出次字乎君謂下文三句無省字故與三畏三樂每句有畏樂字照應者不同然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下文俱無道字侍于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變下文無愆字變字尊五美屏四惡下文無美惡字詩首不得爲三件四件五件乎以此攻朱雖三尺孩童亦不能哄矣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集注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毛氏曰此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　朱子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人則故掩良心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嗟夫在遵注則得矣聖經何辜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騎駁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大昌按邢疏謂焉知其將來道德不如我之今日乎此朱注所本蓋以來者二字指後生則以今字指我但夫子口中本

無我字例未免添出然邢氏正義與十三經注疏至今頒行天下學者遵守其各經注疏之說豈盡醇而無疵乃毛氏于此大議其怪誕以朱注附和宋邢氏說近時講家又附和朱注遂謂聖經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橫遭禍烈至于如此其可謂公論乎　且毛氏解不如今謂與今日不相同其說亦非也本文明曰不如今而曰與今日不相同不准添字且改字矣此推　國朝所頒日講四書解義程此何云焉知其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最爲直捷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集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毛氏曰誠亦是信乃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況信本是德太易以仁義禮信爲四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爲效而于信字全無本體可乎甚信對勞言則令無恭變信對諫言則篤孳懇實非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附和之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道十壞經學

大昌按信字原可兼彼此交孚言如易云厥孚交如又云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其明証也蓋必我積誠意以待人而人

亦信于我子夏言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正猶夫子言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也今如勞民諫君唐虞三代之隆無論矣
即後世勾踐用越吳起治兵皆身與士卒同甘苦則士卒亦
感激而效命也如汲黯之于漢武魏徵于唐太宗皆能秉心
忠亮則君亦深信而能容也豈得謂信不當兼指交孚言乎
毛氏謂朱注意惻怛三字爲添出試問毛氏自云篤摯懇實
四字與誠意惻怛有甚分別乃謂附和者誣妄不道毋乃過
乎毛氏于敬事而信民信之矣二條俱謂信不當兼民說今
于此又言之然子貢問政章夫子明云民信之矣民無信
不立

故時措之宜也章句旣徹于己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毛氏曰言成己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己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最了快諸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

大昌按此句鄭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孔疏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也蓋此節首兩句原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注疏于末句仍專頂成物說章句則本其說但不指定得時而用第言見於事者耳毛氏何以不觀注疏獨議朱

注偏戾大無理乎

是以論其世也　集注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既觀其言不可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毛氏曰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書自仲虺伊傅周召諸篇外知是誰言者世則時代之稱何處着得一行字況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導竊言詩書之外別有行也乃一往鶻突添言添行古經從此大壞矣　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求兄而作黍離則爲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

都而作黍離則爲勞臣各有論法又同一毛晏齋世重總攝高宗三年不言是爲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冊七日而改服作誥行新王之禮是爲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大昌按誦其詩讀其書猶當知人論世者如小弁之怨孝子之詩也而宜臼則非其人也東山破斧誅管蔡滅親也而周公則愛王室故也又如以臣放君非常事也而伊尹遇太甲則不得不行之元子去國非美名也而微子遇紂則不得不行之凡此皆所以論其世而考其行也朱注有何錯乎乃毛氏以黍離一詩在宣王世則爲尹伯奇之弟在平王世則爲

東周大夫作騎牆之說可謂論世乎又謂商世重總攝高宗
居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甫七日而改服行新王之禮是爲
令君此無論孔子明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即在康王之
諸篇末亦明云王釋冕反喪服先儒皆據此康王暫行即位
之禮改既見諸侯仍反喪服毛氏于九卷定爲三年之喪一
條已據此以爲周制殺無三年之証而于此又言之以是爲
論世眞笑話矣